

# 釋「王亦能軍」

張素鳳

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

《左傳·桓公五年》中「王亦能軍」的解釋，各不相同。我們認為其中「亦」應為「不」，「軍」的意義是「指揮全軍」；下，杜預作注：「雖軍敗身傷，猶殿而不奔，故言能軍。」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：「王已傷矣，尚安能殿？自古軍敗而殿，皆群臣為之，不聞王侯身自為殿也。『亦』當為『不』，字形相似而誤。此言王之余師不復能成軍耳」。<sup>i (P400-401)</sup>楊伯峻《春將秋左傳注》將「王亦能軍」釋為「王雖受肩傷，尚能指揮全軍」。

ii (10 6)

前人對「王亦能軍」的釋義分歧，可以概括為兩點：一是對「亦」字的解釋，杜預和楊伯峻認為用如本字，《經義述聞》認為是「不」字之訛；二是對「軍」字的解釋，杜預認為是「殿而不奔」，《經義述聞》認為是「成軍」，楊伯峻認為「指揮全軍」。

那麼，「王亦能軍」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呢？下面筆者談談自己的看法：

## 一、「亦」是「不」之訛

《左傳》中「能軍」連用的只有兩例，除了「王亦能軍」，還有一例就是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傳》「及昏，楚師軍于郟，晉之余師不能軍」；此外，與「能軍」意義用法類似的還有「能師」，《左傳》中「能師」連用的共有三例，即《左傳·文公十六年》「夫麋與百濮，謂我飢不能師，故伐我也」，《左傳·襄公十三年》「吳乘我喪，謂我不能師也，必易我而不戒」，《哀公十一年傳》「齊人不能師，宵諜曰：『齊人遁』，冉有請從之三」。這些例句中，除了「王亦能軍」，「能軍」「能師」前邊的副詞都是否定詞「不」。我們又全面測查了《四部叢刊》中，「能軍」連用的所有用例，二十多個例句都是「不能軍」連用。例如：

(1) 元符初，乃知橫州安化蠻犯宜州，州將楊應辰射中臂，不能軍。——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第二十二卷

(2)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，殆不能軍，上表待罪。——《資治通鑒》卷二百三十一

(3) 不逾月，河間受攻，總管不能軍，城遂陷。——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七

(4) 所謂喪師者，行陣撐壓，矢石檣拒，輒亂旗靡，而我不能軍之謂也——《牧齋初學集》卷三十五

(5) 新店之戰，唐兵為賊掩，幾不能軍，使非回紇相與夾攻，則雖郭汾陽李嗣業，且將再不勝。——《範香溪先生文集》卷十二

(6) 虜日虞見襲，震悸不能軍，乃增兵備。——《範香溪先生文集》卷二十一

「能軍」前邊副詞為「亦」的只是一個孤例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懷疑：「亦」字是否為「不」字之訛呢？當然，這只是一種推測，要證實這一點，還需要從多方面加以證明。

邏輯事理方面：從這些例句可以看出，「不能軍」的原因都是戰場上處於劣勢或戰敗。「王亦能軍」也發生在「王卒大敗，祝聃射王中肩」的不利形勢下，與例(1)「州將楊應辰射中臂，不能軍」的情況尤為相似。按照邏輯事理，在「王卒大敗」、本身肩部又中箭的情況下，「王」應該是沒有能力組織抵禦了，即「不能軍」了，因此，「亦」字當為「不」字之訛。

語法方面：不難理解，「王能軍」與「王卒大敗，祝聃射王中肩」之間是轉折關係，句中表達轉折關係的關聯詞語是副詞「亦」。可是，根據古漢語語法規律，「亦」不能單獨表示轉折關係，「亦」與表示讓步的連詞「雖」或副詞「自」「唯」等相配合時，所表達的轉折關係也比較輕微。<sup>1</sup>(P363) 因此，「亦」按本字理解不符合語法規律，應該看作「不」字之訛。

文情語境方面：下文緊接「王亦能軍」的句子是「祝聃請從之」，「祝聃請從之」的意思是祝聃請求去追趕王，這說明王軍已戰敗遁逃，即已經「不能軍」了。

綜上所述，無論是從語用習慣來說，還是從邏輯事理、語法和文情語境方面來說，「王亦能軍」中「亦」字都應看作「不」字之誤。此外，隸書「不」字與「亦」字形體十分相近，書寫時很容易因形近而誤。

## 二、關於「軍」的意義

《經義述聞》將「軍」釋為「或軍」，而「王」作為個人，無法成軍，於是將「王亦能軍」解釋為「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」，即把「王」譯為「王之餘師」，顯然有增字解經之嫌。其原因可能是受《左傳》中「不能軍」「不能師」的主語都是群體名詞的影響，而對個體名詞「王」作主語時，謂語動詞「軍」的意義沒有詳加考辨。其實，「不能軍」「不能師」的主語既可以是軍隊群體，又可以是將帥個人，前者如《左傳》中例句和例(4)(5)(6)，主語分別是「晉之餘師」「我」「齊人」「唐兵」「虜」等；後者如例句(1)(2)(3)，主語依次是「州將楊應辰」「朱滔」「總管」。根據詞義學理論，同一個動詞，由於與之搭配的對象不同，在不同的語境中顯示出具體的行為方式、動作形態也有所不同，因此形成不同的義位或義位變

1 詳見《古代漢語虛詞詞典》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，1999年2月。

體。「軍」作為謂語動詞，其意義也會因主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那麼，「王亦能軍」中「軍」字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呢？

甲骨文「軍」字從車從冫會意，朱芳圃《殷周文字釋叢》「古者車戰，止則以車自圍」。<sup>iii (P1463)</sup>顯然，「軍」字取象於古代戰爭以戰車圍成營壘的現象，「軍」的本義是「營壘」。《說文》「軍，圍圍也」，《說文》經常以事物特點指代事物本身，如「日，實也」，「月，闕也」，「圍圍」是「營壘」的特點，用來指代營壘。「軍」的「營壘」義在文獻中不乏佐證，如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「齊宋衛皆失軍」，俞樾《群經平議》「軍者，為營壘也」。

「營壘」是軍隊駐紮的地方，於是「軍」又引申有「駐紮」義，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「沛公軍霸上」，其中「軍」的意義是「駐紮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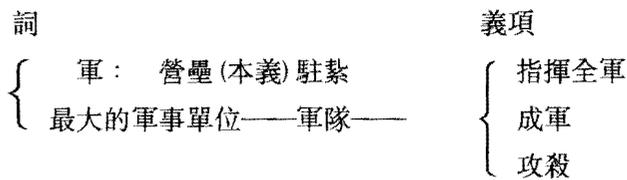
「營壘」中的人組成的軍事單位也叫「軍」，所以「軍」有「最大軍事單位」義；「軍」由「最大的軍事單位」又引申有「軍隊」義。「軍」的這兩個義項在現代漢語中十分常用，無須舉例。

「軍」由「軍隊」義，又引申為對軍隊的組織指揮，即「指揮全軍」。如例(1)(2)(3)主語是將帥，「軍」的意義是「指揮全軍」；又如：《四部叢刊·遺出先生文集》卷二十七「公知帥不能軍，縛暴橫尤甚者三人，斬之以徇軍中」，其中「帥不能軍」的原因是一些「暴橫」者不聽指揮，難以組織，「軍」的意義也是「指揮全軍」。

「軍」由「軍隊」義又可以引申為「成軍」，如：例(4)(5)(6)主語是軍隊群體，「軍」的意義是「成軍」。

「軍」由「軍隊」義又引申為「攻殺」義，如：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「若多鼓鈞聲，以夜軍之，楚師必遁」，其中「軍」是「攻殺」義。

上述關於「軍」的意義引申脈絡，我們可以用下圖表示。



由以上分析可知，「不能軍」的主語不同，「軍」的義項也就不同，當主語是群體名詞時，「軍」的義項是「成軍」，當主語是個體名詞「將帥」時，「軍」的義項是「指揮全軍」。「王亦能軍」的主語「王」是個體名詞，「軍」的義項應該是「指揮全軍」。顯然，《經義述聞》把「軍」字釋為「成軍」與主語「王」不能搭配；杜預把「軍」釋為「殿而不奔」，不僅與「王」的身份和在戰爭中的作用不符，而且「軍」也沒有該義項；只有楊伯峻對「軍」的訓釋是正確的。

綜上所述，「王亦能軍」中，「亦」是「不」字之訛，因字形相似而誤；「軍」的意義是「指

揮全軍」。「王亦能軍」可以譯為「王不能指揮全軍」，也就是說，《經義述聞》和楊伯峻對「王亦能軍」的訓釋都只對了一半。

**參考文獻：**

- i 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[M].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 1 版
- ii 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[M].中華書局 1990 年 5 月第 2 版
- iii 轉引自《漢語大字典》「軍」字條下，湖北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**【本文屬專著類】**